



戰國策卷第六

趙

初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

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

河間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

河以北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

襄雲中五原上黨

襄子 簡子子補曰名無恤定王十六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 補曰范氏士會之後

荀林父將中行後因 以官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

為氏

規 韓人晉舊姓故魏亦有補 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

人也好利而驚 擊殺鳥也 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

韓矣復韓子作鷲懷君其與之彼狃狃大性驕也

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

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

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

勿與趙葭魏人亦舊姓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

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

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

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蔡非

趙地臯狼屬西河補曰恐名偶同漢志西河郡有臯狼縣又有蘭縣蔡或蘭字訛趙襄子弗

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

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

弗與焉他日陰疎今則顯矣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

張孟談曰夫董闕安于簡子補曰一作主之才臣也世治

晉陽而君澤循之君澤趙臣繼安于者補曰大事記

晉水所出一本尹澤大事記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

居晉陽君曰諾君謂襄子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

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案按同行也視倉廩召張孟

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柰何張

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牆也皆以

荻蒿苦楚廡之荻荏苒屬爾雅蕭荻注即蒿又繁系醜狄為蒿苦蓋也楚荆也以是為牆廡

牆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

筩籥之勁不能過也補曰筩音窘籥音即籥見禹貢君曰矢足矣吾

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

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質礎也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

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

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

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

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

能守矣欲以城下謂將降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

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

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

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

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

夫智伯之為人麤中而少親麤同疏也正我謀未

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

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

三軍與之期夜

日既夜

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

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

兵交使在其間故得朝之

遇智

過

過一作果智伯之族補曰晉語智宣子將以果為氏通鑑取此與

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為輔策先後不同

轅門之外

以車為門而轅外向

智過入見智伯

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

君智伯

對曰臣遇張孟談

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

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

言親與二國約

必不欺

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人說智伯曰二

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

陽

著言附其城

三年矣且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

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

柰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

補補曰恐缺韓字

康

子之謀臣曰段規

二謚皆非當時語

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

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

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

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

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

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

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
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之去襄子曰諾

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

灌智伯軍智伯軍補補曰姚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

之左右夾擊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

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

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彪謂段規

智過之察孟談皆如在其目中可謂明也夫此一

時三晉智氏皆有士三晉之應之如響智氏獨不用

之而亡則士豈非天下之重寶乎雖然水灌晉陽城

之不沈者三板於此時使智伯殺韓魏之君亦難聽

矣其次欲其分封二子是豈不可為與智伯惟

智伯從韓魏兵二國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

不沈者三板晉人補曰却刺黎反孫本作却說

之青陽氏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

之之後却疵曰以其人事知之矣補曰一本作夫從韓魏

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

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

且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補曰何

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却疵言君之且反也

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

二元作三補曰姚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補曰愚下

字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

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二主自稱曰主而

解於攻趙也解懈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

為君惜之趨而出却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

韓魏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

端而趨疾視端畏之趨疾避之恐疵却疵知其言之

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彪謂智

眩於得而不顧其禍殆天奪其魄者至以謀臣之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補曰談史作同大史公避

發五霸乃稱簡之塗稱者舉其說也此以告襄子曰

昔者前國地君之御國地猶武安之有之曰五霸之

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約者自無令臣能制

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

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眾服臣願損補曰

捐功名去權勢以離眾襄子曰何哉吾聞輔主

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眾服

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補曰姚云劉子改乎作也

何為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

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有美而

疾必相臣主之權均之補曰外紀之作而能美未之有也前事

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

色雖欲決去而猶愴然明不得已也一說決猶別襄子去之卧三日使人謂

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不為國用何如對曰死修修

同張孟談曰左司馬失其名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

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行猶用也疑當作任補曰左司馬恐孟談自謂也行

之者許君日子從事乃許之使談自從其所欲之事以其薦賢自代故許其

去也張孟談此下著書者美之也便厚以便名便安厚重也去權所以安其重損名

所以安納地釋事以去權樂而耕於負親之丘趙地缺

故名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此美襄子耕三年韓魏齊楚

元作燕補曰下文有楚負親以謀趙言五國昔約親今背之正曰上

言負親之立不應此義頓異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

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言分地多自與韓魏嘗以

為言矣今復來也行孰字今刪復來二字元而今諸侯復來誤在上今作而今諸侯復

來句謀我補曰孰為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

御臣以之國

君自為御

舍臣於廟授吏大夫

授談之吏以為大夫示尊

顯之也

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

使妻之楚

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談趙之謀

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為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出以銷國家之難非有道孰能出處語默若是之裕哉范蠡始終之際賢矣方之孟談猶一間也

晉畢陽

畢萬之後正曰無明據晉魏伯宗索士痲州犁得畢陽及樂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實痲州犁子豫讓乃

其孫義烈有自來矣

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

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

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

補曰史漆其頭說苑異曰智伯與襄子飲

而灌襄子之首後敗智伯漆其首為飲器索隱云按大宛傳匈奴以月氏王頭為飲器裴氏引常招云柅榼也晉灼曰虎子也皆非柅榼所以盛酒非用飲者晉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漆智伯頭以為飲器故也

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

容

修其容色補曰司馬子長用此語死作用

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

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

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

扞鉞同集韻矛鐔謂之鉞刃施刃其端

曰欲

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

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

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

補曰索隱曰癩惡瘡凡漆有毒

近之多患瘡腫若癩病然故讓以漆塗身令若癩厲癩聲近假借

滅鬚去眉自刑以

變其容為乞人而往

補曰史作行

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

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

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

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

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

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

之義者無此矣

補曰無字下恐有若字

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

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

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

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以過橋下

補曰一本

伏所當過

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

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

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

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

范中行氏范

補補曰姚本有此字

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

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

國士名蓋一國者

臣故國士報之

為國士所為以報之

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之為智伯

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

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

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

日之事臣故

補曰故固通

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

死不恨非所望也

言有此心望不及此

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

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

日而可以報智伯矣

而自呼也

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

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刺客傳有處謂襄子豫子皆千載人也豫子能報舊君能厲天

下後世之為臣使他人為之必一失於此矣或以其無成事為空自苦夫壯士能行其志而已成不成則有命焉吾何以必之哉智伯有如此臣以國士遇之而不免於亡殆與郭君善善為輩者歟補曰讓義士也史遷列之刺客而蘇秦氏古史亦謂之非賢失之矣朱子綱目附見於三晉始命之下則以其事在前不得特書以表之爾大事記解題畧見而記不書未知呂子之旨按索隱引策云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今無此文或以其性而刪之歟

烈侯

襄子孫元年威烈王十八年癸酉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

魏十七年此元年

趙侯將不許趙

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音疲罷則趙

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

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較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補曰姚本彼將

知矣利之也又注劉無矣字此本趙利又舉人姓名皆難解疑有舛誤

肅侯成侯子元年補曰世本名言索隱云名語成侯名種顯王二十年壬申

蘇秦從燕之趙此十年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

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

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秦傳言肅侯令其弟成爲

相號奉陽君妬嫉賢也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

正曰奉陽君說見後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

外踈之也

禮婦人死曰捐館舍蓋亦通稱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

敢進其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

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諸侯交而得則民安擇交

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

爲趙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

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苦言

其斷絕人之交橫人蓋然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

右曰言所以異補曰史作諸別陰陽而已矣陰陽言事止有

兩端指謂從橫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羶裘狗馬之地齊必

綱要

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

使致封地封肉之地正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

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實如瓊五霸之所以覆軍禽

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補口

所以言湯武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

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

楚魏魏弱則割河外補曰正義云河外同華韓弱則

效宜陽皆以地宜陽效則上郡絕并州郡正曰正義

北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

熟計也夫秦下軹道秦紀注亭名在瀘陵正曰故軹

修武之南陽知之按大事記顯上十一年韓使計息

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皆魏之軹也軹枳通策又

作楚蘇秦傳云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又云我下軹道

南陽封冀亦指此其言秦者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去

瀘水百步軹道亭秦王降處也蘇代云楚得枳而國

亡則巴郡則南陽動修武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鏗據

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潼據番吾補曰正義云番音婆

常山蒲吾縣誤常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

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

正則字

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

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言秦於天

下獨畏趙害已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

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

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

止矣傳附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

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猶射中的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

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一夫有田百畝此未為唐侯時正曰此說士無據之辭且

舜本帝後有國於虞其側微特在下爾禹乃崇伯鯀

子亦有國土者今日云云豈足信哉枚乘書舜無立

錐之地禹無十戶之聚李善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

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

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眾寡賢與不肖不

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節節固已見於胸

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掩猶蔽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

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

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補補曰一本復有秦

字姚同破必矣今補補曰一本今見破於秦西面西面

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

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

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補臺有木曰榭美宮室

聽竽笙琴瑟之音補曰史有臺榭一本無笙琴字察五味之和前有

軒轅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此言美人之所處也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

有秦患卒悴同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

恐喝元作獨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孰計之也臣聞

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

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

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儼畔秦令天下之將

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補曰洹水見秦策通質刑白馬以盟

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

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

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并州郡秦攻齊則楚

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王莽傳注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漢梁道者名

食從之說僅以禦秦不言所以圖秦

子午谷又宜州西慶州東有山名子午嶺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為子午道詳此則午道秦南道也塞之使不得通莽所通者因秦也正曰索隱云當在趙東齊西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從一

單圖
橫為道謂交道也按下趙涉河漳博關補曰博關見齊策張儀說趙王章亦有燕

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

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

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

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償秦償元作償無異義今

並從前作償正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

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

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

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飭車百乘黃金

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秦傳有在說燕後彪謂從約者

天下之心亦其勢也夫秦有吞天下之心不盡不止諸侯皆病之而欲償之此其心也同舟遇風胡越之相救如手足於其頭目此其勢也以天下之心行天下之勢如水之就下孰能禦之故謂之從從者從也順也其所不可者諸侯之心不一夫其心不一者非明計智筭也或見小利而相侵或修小怨而相伐或眩於名實而為橫人之所恐喝此張儀所以投隙而起使諸侯之智少靈於連雞則秦人自保之不給安能圖併吞之舉即儀謂秦地形勢便兵強士武足以橫天下然則天時人和道德之威仁義之澤舉無與於興亡之數乎雖然一從一橫皆一偏之論有王者作則從橫皆廢而天下定然非所以論於此時也補

曰壁純並見秦策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本傳不書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

秦乃者過柱山

蓋砥柱 正

有兩木焉一蓋呼侶

招其徒

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

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

是故吾事也

事猶分補

吾所苦夫鐵銛

元作銛

然自

入銛言鐵之利若銛則

而出夫人者

人謂木屑自鐵言之為入正曰

難通其義未詳也

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為

元作謂補曰錢

劉作為

臣為鐵銛者乎

無有言得無有也

武靈王

肅侯子元年顯王四十四年丙申

齊破燕

子噲之亂燕七年此十二年

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

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

不約與國而獨攻齊故齊怨若有與同攻則怨有所分矣

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

齊破燕所謂地近趙趙以河東易之

趙有

河北齊有河東

此二非郡

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

河東之地強齊

言齊得河東則益強

以燕以趙輔之

與之易地是助之也

天下憎之

憎其強

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

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

趙請伐齊而存燕

補曰大事記按樂毅傳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

乃去趙適魏毅嘗事趙也又云趙納公子職于燕世家不書其立蓋燕人不愛也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

惠

使臣敢獻書

於大王御史

周宗伯屬官秦因之而趙亦有言此者不斥王也補曰御史周官以中士下士

為之特小臣之傳命者戰國其職益親故此云云秦趙之會御史書事而淳于髡亦云御史在前掌記事

綜察之任也秦益重矣

大王收率天下以償秦秦兵不敢出

元

去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

補曰一本

無山東字 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

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

督過之也

高紀注督視責也

今秦以大王之力

因為趙而飾兵故

西

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

史不書正曰遷鼎之說大

言之也

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情

忿亦

含怒

之日久矣今寡

元作宣

君有敝

元作微

甲鈍兵軍於澠池

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

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

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秦熒惑諸侯

熒火光也猶眩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

於齊之市

補曰說見楚策

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

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於東藩

補曰一本東藩之臣史同

齊獻

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

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

趙為從盟主
故儀說之與
齊楚異

蘇秦也

一軍塞午道

補曰說見前章

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

之東一軍軍於成臯

同

而軍於河外

補曰正義

云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

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

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

右臣竊

元作切

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

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

先王之時奉陽君相

補曰奉陽君說見後

專權擅勢蔽晦先王

獨制官事寡人官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

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

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

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

趨趣同

而適聞使者之

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傳在楚韓齊後蓋此十五六年彪謂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不足也此時諸侯惑於橫人之說皆辭屈貌從心不與也使季子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武靈此時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售其恐喝之說加之數年如議服之時其必有以折儀也燕昭末年蘇代重燕而從約復舉豈非天下之心之勢矣哉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

秦武王三年此十八年

又北之趙

冷向謂強國

趙人

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

作十三天節
文最岩蕩盪
鐵論學此

秦市齊王

閔

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

地缺

韓欲存宜

陽必以路涉

地缺

端氏

屬河東

賂趙秦王

武

欲得宜陽不

愛名寶

寶之名世者齊韓之賂欲拘茂敗其約也秦賂則欲出之

且拘茂也且以

置公孫赫樗里疾

茂不還秦則二人用

武靈王平晝

無事之日猶平日

間居肥義

趙相也餘並公族正曰鮑指公子成

王孫縹趙文趙造言文造無他據元和姓纂引策云肥義趙賢人

侍坐曰王慮世事

之變權甲兵之用

權猶度

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

補曰

姚云魯本利下有乎字

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賢務

明主之長

錯猶委

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

公尊作名

事之教動而

補曰姚云一本靜下無而字

有明古先世之功

先猶高

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

弟順也

通有補民益主

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

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

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正曰正義云卒盡也愚謂

猶言沒世敵弱者

與弱為敵謂胡翟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

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

之累

不與俗同俗所遺也

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

所謂黎元

懼馬補曰一本標恐劉作怨

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

議寡人矣

補曰正義云胡服今時服廢除裘裳也○姚云曾本改矣字作柰何肥義曰

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

定言自定於心不為俗移殆母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

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不用兵而舞

人亦異於俗正曰舞羽非為服苗苗格而禹袒入裸

非因舞羽舜修德教苗至適當其時國非中國之禮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

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

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

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以此異趣俗必見遺世有順我者則胡服

之攻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元作服補曰姚本作地史同依

分三段

服字則句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緜告公子成

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家聽於親

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

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

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

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信伸同所謂行法自近始正曰

信如字言必行於貴者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

所出功有所止止猶至補曰姚云曾本改事成功立

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補曰叔以字疑衍

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
 縶謁之叔補曰索隱句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異出類敏
 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為有義有行
疾於事也
補曰自中國者至此似周官大司徒文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

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

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

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

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

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以兩臂交錯而

曰索隱云錯臂亦文身謂其丹青錯畫其臂孔衍作右臂謂右袒其臂也愚謂既言文身則畫臂為復恐

後說是錯或袒字訛姚云劉無錯臂字一作杵面吳世家斷髮文身應劭注常在水中故以象龍子不見

傷害劭語本說苑被字甌越之民也即漢東甌閩粵

姚云三本作被史作翦甌越之民也補曰漢東甌閩

中地輿地志交趾周為屬越秦為西甌索隱云今珠厓儋耳謂之甌人是有甌越文選三楚注吳越南越

閩越東甌即閩越駱越甌人即南越也

黑齒雕題

史注以草染齒為黑齒題者刻其肌以丹

青涅 **鯁冠秫縫**

鯁大鮎以其皮為冠秫綦緘也言文工之拙補曰秫即秫字通借時補反

鯁大計反

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

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

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

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

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

異異俗

曲學多

辨不知而不疑

言各不知其異而不疑之

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

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

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

史記安平涇水西有漳水津名薄洛後志安

定烏枝谷名補曰淮南子峽山崩而薄洛之水涸注謂薄洛在馮翊臨晉今按本文謂在趙東與齊中山

同之恐皆非此所指未詳

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

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

補曰正義云東胡烏丸之先也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括地志云東胡漢初冒頓滅之餘保烏丸

山因號烏丸又曰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藺等趙邊邑也秦隔河也晉洛潞澤等

州皆七國時韓地趙西境也

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

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

元作其

參胡樓煩秦韓之邊

言參錯居其邊地正曰參史作二因音而訛也據上

文則參當作東字訛

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不塞者志在遠

畧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

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累示累同引水

圍鄆屬常山補曰光武即位於此改高邑非社稷之神靈即鄆幾不守

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

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

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

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

道世俗之聞補曰一本聞作問與下文同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

字作卿

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

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

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蔽猶伏國之祿也

祿猶福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言能定慮則不亂於物

忠無過罪過者罪之小者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當猶順

古之道也衣服有裳禮之制也循元作修補曰姚云一作循禮商君傳

正作循朱子韓文考異著方氏說云唐人書修近循楚辭亦有誤者則此字古已混矣此下文兩有循法

字為循無疑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

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

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言其所言不能出俗常民溺於習

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

以觀遠而論始也若今胡服自我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

五霸不同教而政政言治行於下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

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

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

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不敢用私意民之職也知

學之人能與聞遷有所聞則改前之為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

故為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

此等文法凡
數見

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賤謂輕國犯

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族滅其宗有元作反此兩者先王之

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

曰竭意不讓補曰一本讓作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

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

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

俗而動者據猶依慮徑而易見也徑以步道喻其省便今王易初

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

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涖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

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治世不一其道禮施於世補曰宜從商君傳作治世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鄒屬魯國言二國雖無奇服不無奇行正曰趙造言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

涖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故此舉其言而詰之。索隱云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辟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無奇行哉方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季札大夫種之屬哉今欲畧改云方俗僻陋刑處山谷三字俗辟而民易是

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此謂進退以下補曰史進退之節衣服之制無兩謂字接下文為是故聖與俗流

武靈胡服之意與漢高瀨冠之意同

言其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趙記十九年有無二趙諫祠彪謂拓地開

單國第... 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却之事嚴兵而巳兵嚴而士用命雖不胡服其無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救於敗哉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而巳遂舉國而夷甚矣其不權於輕重小大之差也且其所稱及古之說皆鈞金一與羽之類古所謂以辯言亂舊政者也何足取哉而史無譏故備論之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補曰去聲縣過番吾當子為

子之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禮洗玉石注乘馬石皆道子之

孝故寡人問子以璧問以禮遺之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

子謂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

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危言

一頁大似

有危苦之持正忠可以為意馬猶信可以遠期久而

諺元作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

去音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先計而佚元作而

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事之情正曰上言

行學為義之經指傅言循計議之事雖有過失而無

累訪議之行雖有窮急而不憂訪議文疑放義謂

放於義也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周紹曰王失論

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

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

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

易於位

素位而行不為威嚴所移

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

不快

快謂縱逸

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

隱中不謁

隱自匿也中謂情實此疑與趙造諫本一說補曰不謁一作不竭中一作忠即趙造

臣之罪也傳命僕官

傳附同比也僕猶辱

以煩有司吏之耻

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

未通於王之

補

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

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

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

苦於學

溺苦皆勞也勞於學以無導之者故也正曰醜言惡事也學言誦習也謂厚愛教之母使

愚謂無所見

醜欲其不以

王子為醜也

苦言勿見

醜勿令溺苦于學是欲

見惡事以行義道之母沉溺困苦於誦習之末也武

靈安知行義蓋習聞古語猶紹之論立傳爾方務胡

服騎射宜以誦習為溺苦也秦異人不習於

誦而王罷之當時氣習類是焚書之禍兆矣

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

先先君

明其高不倍其孤故

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

補

以事寡人者

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

禹

寡人與子不用人

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

帶飾之備也猶具劍正史記匈奴傳黃金具

帶音義云寬中大帶補曰淮南子云趙武靈王具帶

鷄冠而朝此以貝作具漢書佞幸傳孝惠時即侍中

皆冠鷄鷄貝帶黃金師比未詳蓋依章主術訓武靈

注以貝飾帶黃金師比王具帶鷄冠而朝注翽鷄

讀曰私鉞頭三字與此小異正曰漢書黃金犀比師

古云胡帶之鉤也延篤說同大事記引又謂師比史

記胥紕師犀胥一也以傳王子補曰大事記書趙惠后卒使周

於此而其論傳時有古之遺言愚謂命胡服而誦古

之遺言豈其然乎

趙燕後胡服服後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

微諫而不諱謹也應對而不怨不逾上以自伐不立私

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

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子

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惠猶慈寡人胡服子獨弗服

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政胡服以逆主為高行

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燕公族也故稱親正曰親身犯

之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使命胡服前

日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更猶反

王之惠也臣敬循衣

服以待令日令善也補曰施以

王破原陽屬雲以為騎邑居騎士牛贊趙人進諫曰國

有固籍固言不變籍猶令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

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

其兵者輕其敵習於敵人之兵便其用者此言本易

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

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補曰此亦商君傳杜摯語俗作法

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

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音入陰陽不同

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時猶俗也視俗而變

不為俗所窺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

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之南陽也欲攻胡而用趙兵

非其宜也正曰陰陽之宜言天地氣化之運人事剛柔之節其詳則若范蠡之所以答越王者語見國語大事記解題周元王元年載之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

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猶交

接城境封之築城境上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

期遠也今重甲循兵趙甲重不若新甲之輕循言其因舊正曰循行也言被重甲執

兵而行不可以踰險不若胡服騎射之便利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

以來朝此言胡者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

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

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此門義取

胡者古今所遺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

地千里補曰胡中一本榆中世家二十年王西畧胡地至榆中正義云勝州所治榆林○大事記

至晉作王

謂賜周紹胡服衣冠其帶黃金師比此胡服也又引水經注竹書紀年邯鄲命將軍大吏適子代吏皆貂服即胡服之事按胡廣曰趙武靈王改胡服以金瑤飾前前搖貂尾為貴職或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皮溫額後代效之亦曰惠文漢曰武弁曰衣冠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瑤附蟬為文貂尾為飾漢官儀又名鷄冠愚謂貂服者此類也今之靴亦武靈所製云○一本標春秋後語云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武官乃召肥義與議天下事五日而畢遂北畧中山登黃華之上注云黃華山名也戰國策云武靈王游於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上今按史十六年游大陵夢處女十九年大朝信武官召肥義議事畧中山至房子之代地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先後不同所載戰國策云云者今缺姑記以俟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威十一年魏敗我陘山時武靈未立懷二十八年秦齊

韓魏攻楚殺唐昧此二十五年明豈昧之訛邪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

和於薛公懷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

宋之交令仇赫元作郝下章同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合元作禽

趙宋楚與二國合齊之和卒敗楚得二國之援故不與齊和

趙使仇元作仇液史作仇液赫之秦請相魏毋宋突齊人郝客正曰

謂仇赫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秦之

公不若陰辭樓子辭告之也請無急秦王昭王言為緩故請之

秦王見趙之相魏毋之不急且不聽公言也公謂

是事而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毋固德公矣穰侯傳有云秦

力不

昭七年此二十六年補曰史趙人樓緩來相秦因不利乃使仇液云云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相魏冉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

所明也補曰明下疑有脫字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

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補曰

有者善之也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易言

橫秦之路以合三晉正曰山東六國不能易其合秦之道以合兵弱也弱而不能相

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

虎將即禽走獸總名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關兩罷補曰

言其痛切

音疲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關矣

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關兩敵而歸

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

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關於周室甚惟寐忘元作亡補曰姚

云劉本作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合合楚也楚強晉弱

先攻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矣今攻楚休而復之休罷兵復復攻補曰復扶又反已

五年矣先是秦取漢中取召陵又敗之重丘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懷

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楚懷三

昭去然此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

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補有謀故發元作殺

使之趙以燕餌趙言欲與趙攻燕而離三晉韓魏時不合秦而趙合之必不

善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

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

趙美秦反地餌燕之說故不救韓亦離三晉之策也韓不待伐割擊馬兔補

一本作免下同而西走割地擊而走秦疾於馬兔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

移於梁矣補而西走正曰姚云改安作案以秦之強有楚韓之

用梁不待伐割擊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

案環中趙矣案安同故荀卿書多用案字此言秦視趙在其度內如物在環中環中一作移

以上論從橫之利害其當

於字可也正曰姚本案據於趙愚以據即移字訛當作移於鮑末說是補曰姚注引荀子上不能好其人

下不能隆禮安將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云云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

年間作馬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為語助

或方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秦有三國趙之患也燕又怒之言耳

割必深矣秦割趙地國之舉此國謂趙舉猶行臣之所為來臣故

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

堅其約出銳師以成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

必怒而循攻楚循前而攻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

楚王入秦秦補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

恐其合晉即多割楚求出故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

王之熟計之也急重言急以促之補曰一本無趙王

因起兵南伐山戎戎近秦伐之以偏秦戍元作韓梁之西元作

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彪謂從

未有善於此者也趙少嘗之其效已見是以知張儀

之可折也然其效不太見於後則是諸侯之不一也

是其計之不明不智也吁惜哉補曰此策自割必深

矣以上其論從橫之利害當矣自事有可急者以下

勸三晉之相堅而移禍於楚亦未得為盡善蓋陳軫

不得已之計也愚考齊策秦攻魏陳軫合三晉而東

章及韓燕策與此章多合此章言楚王入秦正秦誘

懷王武關之歲在赧王十六年詳見齊策○所為為

楚為來之

為去聲

富丁趙人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

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趙人為富丁謂主

父曰不如以順齊齊本欲伐秦今順之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

必合而攻韓魏無齊之難因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

伐秦上言順齊伐秦此又言齊不欲伐者前時秦楚未合今合故也必以趙為辭趙

不順齊伐秦告二國則不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恐趙齊之兵不

西不伐秦韓必聽秦違齊畏秦違齊而親秦親兵必歸

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

我且我順齊齊無不西日者言昔樓緩坐魏時欲離

言有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言二國本親宜與之伐秦今我順而

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罷疲同趙必為天下重國主

父曰我與三國攻秦韓魏齊為三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

三國而告之以未講元作御名搆中山也此言可以少出兵也此二十七

年趙破中山未滅也趙宜自備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

使趙與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元作王國饒中山而取地

也饒猶益也我以三國欲和我故益得取地於中山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

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

孤衍樂字刪中山必之我之猶去補曰一已亡中山而以

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補曰中山說見齊策此策當在上章之前多誤字○為富之為去聲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丁本欲以趙合齊魏今魏欲因以合秦趙不聽故趙恐

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文時合齊魏教子欬或者教之欬趙人正曰無

考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合秦故言橫故欲効地於魏

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

魏周最以天下厚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厚秦而舍

之相魏秦必惡之故二國不合虛言其不合也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

王哀正聽是輕齊也齊亦重最故正曰最於齊厚語見周策魏用齊所厚以為相是

我國策

也輕齊秦魏雖勁無秦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惠文王

武靈王子元年補曰名子何赧王十七年癸亥

三國攻秦

魏哀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此元年正曰襄

趙攻中山取扶柳

屬信都補曰漢志其地有扶澤澤中多柳故名

五年以擅呼沱

擅言固

齊人

戎郭宋突

雖齊人而倍齊

謂仇赫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

元作奎武后時字耳今並從古此謂扶柳

中山案此言於齊

案猶

曰四國

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

地缺盖章子以齊軍守此正曰無考

齊聞此必効鼓

昔鼓里是也濟南又有二鼓

腹擊

他國人仕趙

為室而鉅荆敢

楚人仕趙正曰無據荆軻衛人荆豈專為楚姓

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

也爵高而祿輕官室小而帑不衆

帑金幣所藏正曰帑擊通詩注子孫

也金幣與衆義不協

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

用今擊之鉅官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此曰主曰

主君主父故在也然則上章五當作三正曰齊侯使高張言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正曰君大夫之稱也秦策甘茂引樂羊曰主君之功魏策魯侯擇言稱主君之尊云云盖三晉以大夫為諸侯故猶仍之趙稱襄主簡主是也策後亦多稱主武靈自稱主父與稱主者不同此策時不可考鮑妄置於惠文時故為之說又齊韓魏攻秦在惠文元年滅中山在三年大事記從世家以年表為誤愚考中山亡實在前見

齊策主父死在四年上章五年自有所指初不與此相涉安得以此改彼文也補曰鉅宮以信百姓誑主矣甚

蘇子元作秦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補曰一本

曰乘軒車而下又云無罷車駑馬則此作里字為是河南志洛陽城東御道比孝義里西北隅有蘇秦冢

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罷疲同猶敝桑輪蓬篚元

羸羸勝負書擔囊補曰姚本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元

漳河足重繭繭足日百而舍日行百里造外闕願見於

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

若以人事允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

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

暮後郭門郭門後至不藉席無所得藉謂寄宿人田

中旁有大叢補曰叢夜半土梗與木梗土亦言梗因

曰說見鬪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補曰姚云曾去

勝字語使我逢疾風淋雨淋言其大壞阻乃復歸土今

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

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此喻不

之事蓋以鬼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

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

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
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
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
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
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
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
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
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言使兌厚而用之明日來
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覽宜訓注和氏之

璧

下和所獻楚文王者補曰趙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李兌所送必非

黑貂之

裘黃金百鎰

元作

蘇子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補曰蘇秦之死

在慎靚王四年去主父見殺時遠甚此策言殺主父事非秦明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

屬清河即下東武城北當田文奔薛後正曰無考

孟

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

車者馳之

借車與衣固將馳且被也今云然蓋常常馳而弗愛也

借衣者被之

哉

補曰被姚叶音披

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

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
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

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母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王

悟而知文訾不思稱意也言其不期得知而見謹使

遣吏之辭可全而歸之正曰謹使屬下句使如字補曰一本標御覽發作廢謹作僅

齊欲攻宋閔三十八年此十三年秦令起賈人姓名禁之

齊乃援元作趙以伐宋以趙自助補曰齊欲攻宋乃收趙以自助宋未伐也故起

李兌合五國以伐秦大事記梁王二十九秦王昭怒

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韓趙魏燕齊也史不書獨趙策見之補曰

大事記書楚齊趙韓魏救魏策五國約而攻秦楚王

為從長不能復秦兵罷而留成臯與此李兌約五國

攻秦無功留天下兵於成臯無合文謂允無功留天

雖主謀楚猶以大國為從長據此故也

下之兵於成臯而陰講元從手從尋補曰姚云曾作講大事記同以下有已講字

也故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解秦怨而取封焉封

之封非封地正曰魏王昭不說之齊人補正曰大事記魏王不說

齊人謂王云云愚謂之齊齊人有缺文當是人姓名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

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本作秦屬怨於趙故

五國伐趙此設辭也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與秦講若同伐趙趙可亡也趙必亡矣

齊逐李兌講秦背齊不伐宋者兌也正李兌必死今

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

臯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

文甚沉着

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

陰成成屬涿郡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武城正曰陰成未詳鮑注皆非魏地負蒿地缺

葛孽元作薛趙記注在馬丘又葛城在高陰屬涿郡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

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內姑密密茂同封其子子克而乃令秦

攻王以便取陰正曰陰作陶宋地人比然而後知賢必以言人

類相比乃可知如王言如今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

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

費齊為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虛國謂悉出兵用兵於二

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

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

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補曰一本齊甲請問土之所以報齊者

可乎韓珉元作珉從韓策後並同處於趙珉下皆齊人之去齊者去齊三

千里王以此疑齊珉處趙意別有謂以其在趙疑齊相趙曰有秦陰疑齊

親趙因私於秦以趙嘗講秦也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史稱文去齊如魏在

閔王三十八年後按此則其如魏以齊王驕也伐宋前已去齊矣善韓徐以為上交

尊虞尚以為大客皆齊人之去齊者王顧元作固可以反疑於

齊乎用齊之所不善失在魏也安於是魏王聽此言

也甚誑此下比士自陳其說魏之效其欲事王齊王也

甚循其怨於趙

言其事齊比於怨趙則又順也 正曰

甚循句文勢順於趙下有缺文或其怨於趙句因下文衍

臣願王之亟

元作 聞魏

與魏相聞

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

推猶移怨魏怨

願王之陰重

元作

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

見之且亦重趙

天下得趙則強使秦知齊重趙恐齊強亦必重之

齊秦交重

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

治猶

三國事趙

補曰姚

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

矣

言趙居齊上

臣故欲王之徧劫天下而皆私其之也

則私

所謂無使見也其言說之補曰徧劫者衆脅之以威私其者獨說之以言

王使臣以韓魏

與燕劫趙使丹也其之

丹順皆人名

以趙劫韓魏

此下皆且其且

劫

使臣也其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其之以天下劫

楚使珉也其之則天下皆偏秦以事王

自以見偏於秦也秦於天

下有偏而已不如齊之有劫有其也正曰相與偏秦也偏者侵迫也

而不敢相私也交

定而後王擇焉

此章亦可為齊姑因舊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

補曰姚本楚作陰

齊因欲與趙趙不

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

謂齊王

閱

曰 正曰下李兌二字必誤下云使公孫衍說奉陽君即述上文令公孫衍說李兌

也其下豈得為兌言乎又後有循燕觀之語以為兌言則不通

臣之所以堅三晉以

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不以毀秦為齊之利欲以便

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

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

皆有死心太子為王及走史不書太子為王矣而走必王之黨逐之故太子之人以死報之

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

也已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蘇秦從時已言奉陽死豈或襲

稱如馬服者乎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

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近秦故燕楚僻

元作中山之地薄補曰時中山已滅此言其故地爾莫如於陰失今

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元作

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奉陽君甚貪元作

之唯得大封齊無大異言奉陽欲得陰以大其封而齊待之未有異數不可臣

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陽君

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許之而未與故曰縣循有燕以臨之

循言與燕順臨猶制也而臣待忠之封待猶將忠猶實也王許之

不徒甘之必或制之封而巳實之正曰勸之定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

地効於襄安君蓋趙人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

之時也言有齊又得宋王曰兩地言齊與趙可並得宋地此謂齊王言豈得言有齊乎足下

言有齊又得宋王曰兩地言齊與趙可並得宋地此謂齊王言豈得言有齊乎

何愛焉若足下本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與國趙也言奉

陽襄安不敢望封正曰上言兩得地此言齊不得志則趙不敢望足下以此資臣也

臣循燕觀趙觀言其無所事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潰潰也

蓋喻其制天下之易也決猶制正曰潰壞也此喻宋擊潰壞之宋而決制天下矣補曰公孫衍為秦相而

逐在秦武王四年武靈王之十九年也後為魏所殺雖不知何年然去李完合從時已遠此公孫衍恐非

畢首也考之秦策亦有宋罪重止百世之一時已數語彼以為穰侯之言亦此時事也說見後○為足為

君之為君之為七公聲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

而封地不定不可不孰圖也秦之會韓魏危燕元作衛

楚僻元作正蓋僻四聲近匹又訛中山之地薄宋罪

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

也補曰趙策說奉陽君取陰之辭自宋罪重以下至百世之一時也凡兩見而秦策亦有之以為謂穰

侯趙策又曰魏冉必如君之有陰按陰即陶宋地冉所封也秦紀昭王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為相十

六年冉免封公子市宛公子俚鄧魏冉陶為諸侯冉傳云免樓緩而魏冉相冉謝病免以燭壽為相燭免

復相冉乃封於穰後益封陶號曰穰侯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元從才從於秦楚

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閔曰臣已為足

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爭一作事

爭先秦必據宋魏毋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毋

事之 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

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

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趙非不可與秦講

而不可獨講獨講則示秦弱秦必輕之今助若不得

四國攻宋而得陰是五國為一也不懼秦矣若不得

已而必講必講非可以死講也疑此句已字誤上句

得陰而講此句當云則願五國復堅約同伐秦也先

不得陰而必講乃順則願五國復堅約伐後講則不

示五國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

大吏東勉元作齊王必無名名字訛禁珉也元作

使韓珉處趙有秦私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

國必無辭止珉使無私秦正曰燕策蘇代說燕之辭

曰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曰齊王云云必不友韓珉

令召之矣此名字當作召無疑前策言韓珉處趙魏

疑齊有秦私韓策秦王曰韓珉與我交又云韓珉相

齊此下文云天下爭秦秦內韓珉於齊珉蓋韓人之

善於齊秦者今代勸奉陽君合諸侯與韓使珉守約

氏大吏勉齊王共合從則齊必不召珉也使珉守約

若與國秦本非與今講必使之如與也正曰與國言

者而秦侵敗約則有倍約者音背以四國攻之無倍

五國復堅擯之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償元作之今韓魏與齊

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此因臣恐與國之大亂也

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觭元作重者矣角一俯一仰

重正曰公羊傳踦閭何休說開一扇閣一扇一人後
在內一人在外曰踦說苑切踦即倚字義皆訓偏

合與觭重者皆非趙之利也補曰後合即上復合且天下散而

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天下自為

秦用趙無所用之也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補曰

一本此下皆作事秦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昭受負海之

國山東皆負海正曰三晉非負海也恐為子因下文衍合負親之交天下嘗橫而親秦矣

已而負之今復合之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

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

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此皆其國

人之與秦事者故秦納之正曰韓珉非齊人復合衍公孫衍時相魏雅不

之正曰公孫衍非犀首說見前交兩王秦魏正曰上言齊韓魏此兩王謂燕趙也王賁韓

佗之曹正曰曹輩也下有皆字文勢宜然皆起而行

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

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國自

相親以據魏據猶臨之而求安邑秦求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

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此倍益也補曰姚本

信作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

安邑矣過猶勝也言秦行此策不論其他止得安邑已勝於趙矣補曰已以通言秦之勝趙以得

魏之安邑按魏獻安邑在赧王二十九年大事記書於五國伐秦之前據此策則伐秦後事也○此下姚本復有是秦之一舉也六字

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

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

而攻魏伐齊得之則珉為用正曰前言內韓珉於齊者謀如此也珉自善於秦者前時魏疑其有秦私必不合於魏故使之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

之燕趙伐齊兵始用交鋒之初秦因收楚而攻魏三國交鋒勢不

得解故得以此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

塞女戟地缺正曰女戟地名在太行西韓之太原絕補曰太原正義以為太行當是

說見燕策下軹元作尺道南陽而元作高伐魏絕韓包二周即

趙自消爍矣國爍於秦爍猶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

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

齊國破財元作曹屈三晉破屈也而兵東分於齊兵分謂魏正曰謂三

晉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此與上始用兵而攻收同正曰不同是秦之一

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按謂安然是以攻齊之已敝

救之而補兩字正曰一本無救字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

免西合言趙若不以兵救魏則韓魏不支不免合於秦國在謀之中在秦謀中而

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有猶天下爭秦秦案為義存

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勝中

後山之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

此時宋小弱言趙失中山聽命於秦

與宋同也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

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補曰蘇代為燕

反間勸齊伐宋將以散齊其勸趙之共攻者恐趙之

合秦而齊秦方惡爾然趙卒不合齊伐宋者害齊之

驕而止歟抑別有故也按燕策蘇代說燕於趙以伐

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又代謂燕

昭王曰臣離齊趙齊趙已孤矣趙之不合齊其後竟

合燕以破齊殆以此歟○大事記齊潛王與魏楚滅

宋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

其沛考之史年表齊魏世家皆止言齊滅宋獨宋世

家稱與楚魏伐宋三分其地此大事記所據也按蘇

代說燕之辭曰齊王南攻楚西困秦又以其餘兵舉

五千乘之勁宋謂秦之辭曰攻宋所以為王也齊強

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西事秦使當時齊與楚魏合

其言豈若是乎史稱齊既滅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

三晉是其乘滅宋之強併奪楚魏地而謂與之分宋

地豈其實哉樂毅勸燕昭王約趙楚魏伐齊其言曰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

元作秦

為

補曰去聲

齊上書說趙

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

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

雨時農夫登

穀熟曰登

年穀豐盈眾人善之而賢主惡之

惡心不安也以其無以

致之故補曰一本喜之今足下功力

謂戰伐

非數痛加

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

補曰曾恐即增姚云曾本

作非素深於韓

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

言行之不疑

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

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

趙時

惡韓故秦以亡韓悅趙趙遂以為愛已也補曰秦兩憎韓及以韓為韓之韓史並作齊說見後且亡韓吞

兩周文義明作齊則不順

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

其觀

愛趙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

虛以伐韓示之

恐天下

之驚覺故微伐

補曰微下有缺文史作微兵於韓以威之

韓以貳之

猶貳

疑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

空韓

如上文則伐韓非秦所急也此言實伐者韓之在秦掌握中物耳故不急於伐恐趙不以為德

故終伐之其伐之亦欲以吞周而非愛趙也正曰實欲伐空虚之韓

臣竊觀其圖之也

議秦以謀計

議猶意正曰一本以為秦計謀

必出於是且夫說士

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

晉國謂安邑

是韓未

窮而禍及於趙

三晉唇齒之國故韓亡則魏滅魏滅而禍及於趙不待韓也

且物

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

久伐而中山亡

此言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滅之故秦昭八年再敗楚遂言趙破

中山正曰大事記中山恃魏楚魏久連兵中山失助而亡今詳此言亦失考年表武靈王二十五年攻中山

山而秦韓魏齊擊楚敗唐昧亦此時也說見燕魏等策

今燕盡韓之河南

盡言得其

地補曰盡韓之河史 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鉅鹿冀州郡

三百里自此皆近趙 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屬金城下 千五

百里補曰距於云云史作秦之上郡近扞關至於榆中

千五百里為是楚有扞關說見前策大事記云扞者

扞敵之扞非關名也此趙扞敵之關非獨楚有之趙

之扞關陸地之關楚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

之扞關水道之關也 趙國謂 邦屬而壤擊者言為秦所取 七百里秦以三軍

強弩坐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

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屬鴈門補曰括地志云勾注山

在鴈門 非王之有也今踰元作魯 勾注禁常山而守猶守

三百里通於唐由遇元作 此代馬胡駒不東補曰

史作胡犬郭璞云胡地野犬似狐而小 而崑山之玉後志金城臨羗有崑山正曰禹貢雍

州貢球琳琅玕爾雅崑崙崙崙虛之瑒琳琅玕李斯傳崑山之玉正義云崑崙在于闐國東北出玉按武帝以

于闐山出玉故曰 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

今從於強秦與元作 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

國之王齊楚魏韓燕 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

趙國壤地著之盤孟取太公為武王作盤孟之 屬之

讎柞讎柞屬伐趙於酬酢 五國之兵有日矣齊韓乃

西師以禁秦國禁閉 使秦發令素服而聽今令其國

東戎作畜

四十八 約五百辛六

敗以喪禮自居也史不書反温軹元作枳並屬高平於魏臨淮安

定亦有正曰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言臨淮則繆安定秦地亦非温枳皆河內故當以懷

荆者反三公什清於趙公字疑誤安定有三水朔方有三封渤海有三戶皆近趙

張儀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則什近屯留後志此

王之明知也夫齊韓事趙宜為上交以其有志為趙閉秦今乃

以邸罪取伐邸抵同坐也正曰臣恐其後事王不敢

自必也言不敢必其再事王也今王收齊補天下必以王為得

齊韓齊補危社稷以事王補曰姚云危魯作抱天下必重王然

則齊韓義王以天下就之趙得天下之交而屈下至

齊韓慕王以天下收之就之上也故收言下正曰是

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

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趙惠文十六年有正曰史趙世家惠文十

五年燕昭王與趙韓魏秦共擊齊齊敗走燕獨深入取臨淄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云云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大事記是時齊地皆入燕獨莒即墨僅存蘇厲之書皆不及之恐非此時事按策多為韓言乃趙藉擊韓而厲為韓止之者其間事實皆明指韓而首云伐齊為齊殊不合決有誤而史一切以韓為齊抑馬遷之所改歟然趙伐韓事亦不知在何時其文及地名亦多舛異不同強為之說餘專據史文輒改大不然也

秦攻趙蘭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郢補曰音吾為質於秦而

似左

請內焦

弘農郡有焦城正曰大事記據此愚疑非此地姚云一作應下同

黎東郡有黎黎即黎

陽

牛狐之城

地缺

以易蘭離石祁於秦

元作趙

趙背秦不

予焦黎牛狐秦王

昭

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

朱對曰夫蘭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

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不及先王

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蘭離石祁乎寡人有不

令之臣實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補曰鄭朱之對辭氣類左

氏卒背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

史無易字補曰秦紀中更胡傷說見後

伐趙攻闕與

後志上黨

趙奢將救之

此廿九年

魏令

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

挾牽制之正曰夾持之

秦敗於

闕與反攻魏幾

魏將正曰幾邑名正義云或屬齊或屬魏當在相路之間幾音機一音祁

廉頗救幾大敗秦師

補曰按西周策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

祁者皆白起則此舉乃起將也按顯王四十一年秦敗趙殺趙藺取離石赧王二年秦拔趙藺虜趙莊藺

弓而此言取二城在伊闕戰後史載於赧王三十二年豈戰國地里不常後復屬趙而今為秦所拔乎赧

之三十四年當惠文十八年前一年秦拔我兩城是年秦拔我石城豈即此三邑而石城即離石邪末言

戰闕與攻幾事皆因此按史趙奢敗秦闕與在惠文二十九年廉頗攻幾在惠文二十三年今策戰闕與

而後攻幾前後不同大事記謂幾本屬齊廉頗取之自是遂屬趙秦師既為趙奢所敗師還因擊幾故下

文稱救幾也又按秦紀中更胡傷攻趙闕與在趙奢破秦次年年表秦擊我闕與城不拔是再攻闕與也

單同策
與策亦異大事記從史
書之而不辨當詳之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同鄭人鄭在趙之南

博士辯博之士補曰秦官有博士或戰國儒士有此稱姚本作博士何以教之鄭同曰

臣南方草鄙之人也野鄙猶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

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

好兵補曰故為反辭也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撫摩兵

固天下之徂喜也徂徂屬而狡黠言兵家如之而可喜正曰徂猶揚雄所謂徂許也言

此固詐者之所喜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補曰故固通臣亦嘗以兵

說魏昭王昔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

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既受先王

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

此下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下脫丘之環未萬金之

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荆成荆范睢傳注古勇士

又慶卿古字通應訓荆有飲非斬蛟孔子聞之博物志以為荆軻非也又或是成荆慶忌二人說林訓曰

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外無弓弩之禦不出

宿夕一宿一夕夕初夜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

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

國守禦之具禦亦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

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彪謂鄭同陳喻甚高然自春秋至是天下未嘗無兵故孔

孟皆以兵為諱今舍俎豆之事仁義之說而專談兵此益多之論也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

伏猶隱也將出使恐王疑之於辭日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已

也正曰伏事句隱秘之事也

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

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

王不聞公子牟夷

宋公

之於宋乎非肉不食

言其貴莊十年

注肉食在位者

文張

他國人無考

善宋

宋王善之此引前事

惡公子牟

夷宋

元作寅

寅然之

補之字言牟夷之親而文張以遊容能使宋聽其說况已乎正曰寅

然上下有缺誤

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

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

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

史不書補

曰中牟趙邑也見前策趙敗長平後欲割地構秦樓緩自秦來趙王與之計云云此章皆不可考以中牟

反入梁或者

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

言矣

此言姦人不可盡信

燕封宋人榮蚩

補曰蚩符分反

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

割濟東三城合

元作令下同

盧

屬秦山

高唐

屬平原

平原陵地

城市邑五十七

平原青州

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

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

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補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

此夫夫辭也謂二城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

敵國者也此取之彼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

將之國奚無人甚哉補曰一本此作甚也應上甚哉蓋反覆嘆惜之辭且君

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

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

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

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

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

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謂即墨其於奢也不

然奢於燕之仇正曰人以爲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釜使安

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

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為

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杜猶拒

曠日持久兵猶持曰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

壘車甲羽毛剝散羽毛謂箭羽即裂字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

習之習言玩其兵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

者矣是元作夏軍也懸釜而炊補曰未詳恐上下文有誤誤懸釜而炊前章圖

通有字古又

晉陽云此時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隱元年注

或有水害三堵果如馬服之言也彪謂馬服之請將自知名也

齊宗也其不強趙以奪齊之霸人之情也此言若易聽而不見聽孰謂平原君智乎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元作都平按史單無都平之稱魏策

三言平都今從之又按孝成元年單將趙師攻燕二

年為相蓋相平都而將之實自惠文至孝成乃攻燕

復相也正曰史趙世家惠文王三十三年卒孝成王

元年田單將趙師攻燕及韓二年田單為相此稱都

平君是仍齊相之稱都平即安平也故大事記俱作

安平君魏策長平之役平都君云云不言是田單也

惠文三十年正趙奢破秦軍闕與後一問趙奢曰吾

歲單未至趙也疑三十年下有缺文

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

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賃所稅於民者不可給也

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

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

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補曰

不明其時勢兵則吳于之喻時勢夫吳于之劍吳王

將鑄之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匝盤器補曰

孟注銅器薄之柱上而擊之薄猶迫補則折為三質

注見秦策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西山謂之馬服山

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

之石上而擊之質以石為鑽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

之石上而擊之質以石為鑽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

之石上而擊之質以石為鑽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

之石上而擊之質以石為鑽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

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

補曰言劍雖利然薄之於柱質之於

石而擊之則不敵於柱石之堅必折且

且夫吳干之

劍材難

材謂脊脾之類荀子注引吳干將

夫無

元作

脊之厚而鋒不入無

脾之薄

脾近刃處

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鈎竿

元作竿下同

鍾蒙須之便

鈎鈔頭鑲竿與梓同集韻柄也鍾珥鼻也蒙須疑為劍繩猶削紙也爾雅草有

夫須蓋以草為繩正曰鈎亦劍屬姚云

操其刃而刺

則未人而手斷君無十萬

補曰恐即

二十萬之衆而

為此鈎竿鍾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

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

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

集言平特團集

非鳥合也

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

七不

補

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

已

言以三萬拒數十萬必敗亡也齊嘗為燕昭所破故云正曰能具云云即下云齊以二十萬衆攻荆

之事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

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

此言雖衆猶不亟得志况三萬乎

今者齊韓

相方

方猶比猶敵也

而國圍攻焉

兩國或圍或攻

豈有敢曰我其以

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

索三萬之衆

索猶求也

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

言城大其少曾

不處城之一而野戰不足用也既不能圍君將以此

何之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至猶及也言慮

不期少多商敵為數耳單也以少擊眾奇兵也奢也

以眾敵眾正兵也論兵者當以正為常而用之則務

出奇奇不可論也單也狃於即墨之勝欲以奇為常

而廢正此其論所以屈也補曰兵不期多少商敵為

數此論是矣而有所未盡以其論兵而不論將也單

之破燕蓋乘眾之憤懣而設奇駭之奢之侵闕與曰

道遠險狹猶兩鼠鬪穴中將勇者勝其後卒以計敗

秦而長平之役括以四十五萬之眾而不免於白起

將善則能以少而勝不善則雖多而亦敗爾雖然人

知少之害而未知多之累曹操以八十萬而敗于赤

壁將非不善也故韓信之論高帝曰不過能將十

萬而多益辦獨信能之論兵者可以不知將哉

孝成王惠文王子元年前補曰名

趙太后惠文王威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

曰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孝成母弟補曰索隱云趙

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

其面左師官名觸龍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

至而自謝曰補曰觸龍姚云一本無言字史一作龍

善處人母子之間

師觸龍者諂諛不正人名或有同者此當從龍以別

之願見太后姚本復有太后字史同○史云胥之

胥字當是入徐趨而坐

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

自恕久不見宜得罪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郤郤

已病是因恐后不能前亦自恕以及人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

行補曰望見太后姚本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

耳補曰鬻粥同姚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

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

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棋息其子舒最少不肖

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屍祝之服所謂

傳注朝時皆著皂衣正曰衽服韻書好衣也按晉輿

服志秦人以衽玄為祭服鮑其誤以衽為衽乎增韻

推之戎服是也補曰數史作缺願令一本願得以

衛王宮沒死以聞沒者沉溺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

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則死

填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

后曰婦人異甚異於丈夫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

燕后媼女老稱后太后女補曰一本標媼一本作太

反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

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

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念且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

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失意於燕豈非計久

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

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

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微猶非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

不聞也此下左師對補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

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補曰一作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

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謂名位金玉

考可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

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

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

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

既載左師之言又載子義之論亦一例也

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

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

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趙記元年有虜謂觸龍言諒毅皆以從容納說而

取成功與夫強諫於廷怒罵於坐髮上衝冠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聽人不當如是邪二士有焉補曰程子釋易納約自牖曰左師觸龍

因其明而導之故其聽也如響謂張良招四皓輔太子亦然愚謂二事同傳可也燕策陳翠說太后章與觸龍類亦可並觀諒毅事不同後亦失對辨說見後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即秦惠七年五國攻函谷事函

殺地近故云補曰按趙世家孝成二年受韓上黨長平之敗在七年秦惠七年五國攻秦至孝成二年凡

五十四年秦惠十三年敗楚藍田距此四十九年又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共擊秦於函谷河渭絕一日

戰國策

距孝成二年為三十五年稍近然遠引前事者祇欲言韓之不可不伐耳年表破長平在孝成六年與世

家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

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展轉猶反覆日者秦楚戰於藍田

秦惠文後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

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

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軍於其地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

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萬臨滎陽一軍臨太行

韓補補曰姚本有此字恐使陽城君疑當作成陽秦昭入謝於

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

元作難字書無此字下鞋字刪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

令韓與兵恐守不效地故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

守太守其効之補曰索隱云漢景時始稱太守大者

云然此策凡五言之决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挈

非行當時已有此稱矣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

之智不失守器謂瓶臣請悉發發守以應秦正

子其亦元作亦其猜焉嫌其不能守臣請悉發發守以應秦正

悉發守兵若不能卒言戰敗不終事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

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

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

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

之邑七十補曰史作十七下同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才財

趙王喜召平陽君元作平原史作平陽君趙豹是也若果平原下文不應復云召趙勝

補曰原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

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

如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無故得利聖人以為禍王曰

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

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

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

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

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缺因其水為漕正曰牛耕積穀

水漕通糧秦於渭水漕東入河洛或以為漢出始用牛耕竊以為古用木耜未有金耜用人耕未用牛耕

耦耕者二人並耕或一人一牛亦可漢始專用牛耕也字書犁從牛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犁不可謂牛耕非

古也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韓之上流正令嚴政行

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眾攻戰

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

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

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

戰國策

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補此二字補曰史此有七十二

字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

使者臣勝告補太守有詔補曰語告也使臣勝有詔

語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補曰

說見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

垂涕而免元作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

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

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食封不義三也辭封而入

韓補曰漢書趙封馮亭為革陽君與謂韓王曰趙聞

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

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趙

四年有馮亭下鹿謂平陽嫁禍之言豈不易曉而孝成怒之昏於利也勝禹人而順旨以濟其欲不幾於一言而喪邦歟故為邦者以遠佞人為急正曰勝禹淺謀非佞也補曰公孫起即白起史王齮非齮秦將有桓齮此恐說舛

秦趙戰於長平趙補曰姚本此亡一都尉軍尉趙王

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係尉名正曰姚本係作復史同

寡人使卷甲而趨之襲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

發重使而為講元從女從葺求和也與講無異義而此書兩字互用今以御名並作講

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

秦制言聽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

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

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

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

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與從發鄭朱入

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講秦秦已

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

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

入於秦秦王昭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

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

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

講虞卿傳有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

趙而講元作御名史書此事在邯鄲圍解後按邯鄲

朝秦而講以六城此策以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

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

讓曰此非下文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

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

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

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

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稱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

爲死者十六人補曰正義云相室傳姆之類愚按檀

云云與樓緩之言相出入辯士之言或過史若此者

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

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

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

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

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

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猶飾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

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

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

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

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

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史云樓緩事正曰

止其勢必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至猶

無趙矣

不作未

虞卿言秦力倦而歸謂秦力所及止是耳秦力豈止是而已乎誠不補知秦力之所

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

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

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

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

攻趙嘗親秦而復負之故秦攻之今為講所以解也啓關通幣元作齊交韓

魏使其交秦與韓魏等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不為秦所取王之

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補兩字補曰史此曰樓

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

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

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

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元作不

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並音我以六元作五城

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

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

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

古今主和者率如此

補兩字補曰史此

並音

元作五

元作

下復有虞卿字

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

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元作而挑秦禍也。史記

挑戰為致師則此言禍自我致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

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

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

計固不止矣。言割不止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

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

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補曰：按此飾說二字與前

相應則文有亂脫無疑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

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

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

乘猶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補補曰：史有勝字者則

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

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分其地如破瓜

然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

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為秦計深而趙勢危夫趙

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

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

與秦易道言
勝在趙而不
在秦也

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嘗

為帝正曰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

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

之親韓魏本趙與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

卿東見齊王建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

趙矣樓緩聞之逃去虞卿傳有次第不同先云秦既

次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則勢必無

趙矣次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止此飾說也次王

必勿與樓緩聞之止緩聞之逃去彪謂虞卿可謂見

善明者矣當趙以四十萬覆於長平之下凡在趙庭

之臣孰不鬼奪氣喪願講秦以偷須臾之寧卿獨為

之延慮却顧折樓緩之口挫強秦之心反使秦人先

趙而講於此亦足以見從者天下之勢七國辨士策

必中計必得而不失其正唯卿與陳軫有馬賢矣哉

正曰大事紀引蘇氏云虞卿終始事趙專持從說非

說客也鮑以卿與陳軫並稱軫料事明切不下於卿

其勵懷王賂秦而取償於齊意亦類此他雖辯給可

善而言稍浮至其往來秦楚爭寵張儀激貴犀首未

離說客之習也豈卿比哉

秦圍趙之邯鄲此九年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

秦止於蕩陰屬河內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稱客

他國人仕魏也補曰元間入邯鄲間謂因平原君謂

和姓纂衍畢公高之後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

而復歸帝以齊故由齊不稱今齊衍閔王字今乃閔

秦亦失之

王益弱正曰謂今之齊視閔王方今唯秦雄天下此

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

帝稱謚非當時語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

所決此時曾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

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

也何敢言事百萬之眾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

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

也何敢言事曾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

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

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

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曾連先生

東國謂齊補曰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

一本先生者而見之於將軍辛相佐助也補

垣衍曰吾聞曾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

事有職吾不願見曾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

矣泄言已辛垣衍許諾曾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

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

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

矣國策

元作若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周之介

子補曰韓詩外傳云周時隱者無子亂不臣天子不交諸侯無從容而死者皆非

也其人介故今眾人不知則為一身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

養不知其非世也明已今亦然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秦制爵

獲首級者計功受爵時所尊上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視民如彼則

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過猶不幸補曰正義云舊讀帝過句謂徧

行天子之禮過失也愚按此句亦難則連有赴東海

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

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

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

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

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

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柰何魯仲連曰昔

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

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

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拆天子下席東藩之

臣田嬰齊後至則斫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嗟咨而

母婢也補曰正義云赴告也今文作計索隱曰下席言其寢苦居廬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正義

適意謂威王
歎於叱周者
亦以不忍其
求故耳然周
以天子而未
於諸侯亦事
之常無庸足
恠者也蓋謂
趙之于秦敵
耳尤當不忍
其求而秦尤
不當求之于
趙也

云而毋婢罵烈王后也

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

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

必固猶

其無足惟辛垣衍曰

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

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

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

補

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

醢肉醬也

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

補曰嘻句言也句

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

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

徐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

鄂侯

鄂屬江夏

正曰左傳隱六年納諸鄂注晉別邑路史云在大夏世本云叔虞居鄂未知即此否

文王紂之

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

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

歎故拘之於脯里之庫

脯里在蕩陰

百日而欲令之死

補曰

姚本脯里之車欲舍之死

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

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

策馬箠也補曰索隱云維東萊之邑

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為萊之夷維人

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

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

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

舍納筦鍵

筦鑰也鍵其牡避納者示不敢有其國

攝衽抱几

几所視膝据也

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補曰一本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史同退

上有魯人投其籥籥籥同關下牝也投者下其牝不果納不得入於

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

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倍言背之去正

曰索隱云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設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弔之也

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

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

得事養齊時強二國不納必見伐國人不得事老養

臣不得盡事養死不得行賻棬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其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

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玉實死者口曰含此謂鄒補曰飯扶晚反含胡紺反然且欲

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

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

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未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

已而帝無已言無止之者正曰無已必欲為之而不止也則且變易諸侯之

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補曰史無兩謂字

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

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

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

無已無厭也

所責以大義不動至此利害切身遽起

拜謝此當時
人情之常而
孟子之言所
以不如儀素
之易入也

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

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

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補曰秦將

言為却軍五十里說者以為辯士夸辭愚竊以為信

蓋仲連毅然不肯帝秦則魏救必至聲天下之大義

以作三軍之氣不戰而自倍矣是時公子無忌且至

連之智足以知其事之克濟不然則且有傲儻非常

之畫以佐趙之急彼秦將者必聞其言於是平原君

而憚其謀故爾不然豈為虛言却哉

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

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仲連壽魯仲連笑曰所元作

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

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

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仲連傳有彪謂仲連孔子

之比也太史公贊之貶矣夫說人者不可一槩或委

而順之若觸讐或折而服之若仲連然後濟天下之

務不然諛且悞矣正曰史遷論仲連謂指意不合大

義固未當鮑以為孔子所謂逸民連雖貧賤肆志然

時出而救時亦非逸也大事記引蘇氏曰辯過儀秦

氣凌髡衍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

排難解紛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

一人而巳斯言蔑以加矣愚謂仲連事皆可稱而不

肯帝秦一節尤偉戰國之士皆以勢為強弱而連獨

以義為重輕此其所以異爾補曰請為所為為却之

為六

聲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

城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

闔一卒不頓一戟頓劔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

補曰一本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

益之地公孫龍趙人著守白論莊子稱之距是遠甚

稱公孫龍之學合同異離堅白而史平原傳稱公孫

龍善為堅白同異之辯荀卿傳未以為趙人又見列

子等書同此人也史稱莊子與梁惠齊宣同時楚威

王欲以為相威王元年當顯王三十年故大事記以

楚相之事附見下至赧王十七年趙勝封平原君則

周距平原未遠也莊子書稱之噲之噲事當宣王未

年赧王元年也下至魏破秦軍邯鄲之以為赧王五

十八年則周之稱公孫龍龍之在平原君門皆相及

也惟以為仲尼弟子公孫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

龍者則誤蓋相去遠爾

軍殺將之功言初封時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

士多在君之右右者人道所尊補曰秦漢以前而君

為相國者以親也補正曰故句史故夫君封以東武

城不讓無功功不以無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

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國人受封

與平原異補曰勝本無功向之受封也已不當得今

又欲益地是在親戚則無功受封國人則計功乃受

賞輕重不倫也漢光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

武封陰識引此語

曰謹受令乃不受封彪謂平原失計於馮亭以挑秦

禍幾喪趙國之半馴致邯鄲之

圖何功之足論哉然因人成事亦又桑榆之收不可

忘也虞卿之請帝王懋賞之舉公孫龍之辭明哲讓

功之誼皆君子之善言也（正曰）
趙勝功不贖罪虞卿此為失言

秦攻魏取寧邑

秦昭五十年拔寧魏地邑徐以為趙非也後志朝歌有寧鄉蓋秦圍邯鄲

魏信陵救之秦怒故解邯鄲而取寧此九年

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

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

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為之

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

也曰諒毅者

曰猶有

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

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

昭

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

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

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權

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

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

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

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

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

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

欲戰而言受命謙辭也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

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

史注葉陽一作華陽華陽芋戎也此言葉陽為

王之母弟則非戎矣葉不可作華補曰葉陽公子悝
 涇陽公子市大事記謂范雎論四貴王弟二人曰高
 陵曰涇陽獨無所謂葉陽者高陵或其別名又按趙
 惠文王元年封公子勝平原君二十七年封趙豹為
 平陽君魏公子傳稱勝為惠文王弟而豹無紀其為
 王弟以策知之也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彼又
 一趙豹歟不然則有舛誤也大事記解題引此而
 止云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豈有所疑而刪之也大

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噍於口

啗食也膳之可食者集韻慷慨也補曰噍口葷反口有所銜也鳥獸頰貯食通作慊未嘗不分

於葉陽涇陽君葉陽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
 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剗胎焚

天天公同小也正曰麟鳳兩語史孔子世家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亦云梅福書戴鵲遭

害則仁鳥增逝類此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

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
 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

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

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彪謂諒毅可謂有專對之材矣觀其辭令如見晉叔

向鄭子產相與周旋於一堂之上而折論豹勝之事何甚似蕭同叔子也毅其深於春秋者乎是舉也不辱君命不失秦之心與觸讐同傳可也正曰惠文王之世趙勢尚強秦雖屢奪趙地而趙亦屢伐秦闕與之敗秦終不能逞志於趙當時之臣外則廉頗趙奢為之禦侮內則藺相如之徒一壁之微一鼓瑟之耻為之死爭今而告其使曰必殺而二母弟以聽命則雖垂亡之國猶有所不受而秦豈能必趙之從哉特

大言以虛喝之耳諒毅之對婉而不迫稱譬當於人心秦知其不可奪故轉而言曰勿使從政其情亦窮矣毅因而順其意則未免失辭使毅應之曰敝邑之君之有母弟而受之以政也亦惟先王之故以其衛社稷大國馮恃其威日尋于兵是以二子大懼殄滅之及以與寡君周旋其獲戾于大國則職此之由忠而不貳臣之職也討貳勸忠大國之義也今將討二子之忠而使之釋敝邑之政其何以爲勸雖大國亦將有不利焉臣不知所命以是告之庶幾不失其政矣○蕭同叔子云云此傳語○所使試使王使所使今使勿使之使如字

趙使姚賈約韓魏正曰姚賈說見秦策此章時不可考韓魏友之茅舉

元作舉茅趙人爲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

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

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

明王之賢而折韓魏之招元作招之補曰姚云劉點此二字皆作之招

謂皮相國趙相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據猶任建信趙幸臣

涉孟蓋爲橫者與建信異趣故趙雙之補曰涉孟之雙四字未詳或言建信涉孟二人以其反有害於趙故之讎然者何也補曰然者下章亦有以雙言稱以從爲

有功也齊不從正曰建信君此從如字知從之無功建信

者補曰姚云一作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惡猶害也從有不功乃能害秦爾

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爲

無功則反助秦不則分齊齊雖不爲從然則與秦爭衡故助秦則分齊之地分其地

則是強畢

與秦爭衡故助秦則分齊之地分其地

矣言建信圖強之計盡於此補曰謂不能害秦則可助秦攻魏怒齊之不從則合楚以分齊二策必居一焉則圖強之計畢於此矣**建信春申從**春申悼襄四年主從則約發議於此時也

無功而惡秦言楚趙合則雖未見功有害秦之形**秦合**元作齊秦見二

與齊合**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齊本不從建信今秦來合故助之攻魏以善之

故兩君者奚擇有功與無功之為知哉兩齊趙也趙知據建

信而不知其不合楚不能成功齊不從建信而不知其合楚足以成功不知所擇也補曰之字疑當在無

功下正曰秦分齊齊亡魏語不可解疑有舛誤當是分齊亡魏而衍秦齊二字蓋曰建信春申從則雖無

功而其勢可以惡秦此合楚趙之策也分齊亡魏則有功而可以善秦此助秦之策也兩君指皮相國建

信君誠指建信君涉孟將何所擇於有功無功二者而為智哉

謂皮相國曰補曰章首姚魏殺呂遼魏臣秦所重者本有或字

後章作呂遺未知孰是又言收河間何異殺呂遺則呂為秦重者**而衛兵**正曰衛兵亡

其比陽屬南陽衛附秦者也故魏殺秦重衛為之亡魏之鄙以危之正曰衛附魏者也衛兵衛被

兵也兵秦兵也一本比作比**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趙**元作危魏

趙欲以封文信而不果正曰秦策所謂不果攻趙趙略以河間十二縣在前事也戰國封地往往取之他

國是時秦以河間地封不韋秦策稱不韋欲攻趙以廣河間是也時趙方與諸侯合從欲收河間故言封

不定**文信不得志**文信呂不韋也莊襄元年封此十七年也未得河間故不得志正曰按史

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河間後封**三晉倍之憂也**文信欲得河間必伐趙韓魏趙

之與國故其憂倍正曰倍猶背也**今魏耻未滅**言嘗

三晉之憂也倍字疑信字訛衍

之憂正曰趙患又起患文文信之憂大矣文信為三

見上文齊不從不從山三晉之心疑矣疑從

詳恐字有誤可憂夫者不計而講講一本作構言趙必求和於秦

趙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講不待割而成凡講必割

成不待已割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趙近秦秦攻齊

趙必俱亡矣此說欲趙以河間廣文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

虞卿曰為人必語從為為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

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

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

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

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虞卿

彪謂虞卿之言為皆不倍道非反覆揣摩為人緩頰

平原君謂馮忌後稱外臣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

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補

即白起乘七勝之威趙勝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

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

餘衆收破軍之敝守邲守守而秦罷於邲鄆之下趙

守而不可拔然者言所攻難而守者易也補曰姚本無然字者

下有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

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罷音疲趙攻強燕是使弱

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

強秦以休兵之休息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

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魏公子即下魏牟若莊子所稱中山者不與應

然則應侯之謝相印豈獨悟蔡澤之說蓋魏牟有以啓其機也

侯同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東歸魏應侯曰公子將行

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

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

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

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

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僕平原自稱不忘於心願君之

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彪謂此言者富貴之金石也有能書諸紳銘之凡杖

勒之盤孟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說張相國蓋梁人相趙嘗懷梁而鄙趙者正曰無考曰君安能少趙人而

令趙人多君

少多猶薄厚

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

乎夫膠漆至黏也

補曰黏一本作翻女反問禮注翻黏也

而不能合遠

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

舉鴻毛以則見膠漆

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

國也前漳滏

後志滏水在鄴

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

萬嘗抑強秦

元作齊此言蘇秦從時也

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

正曰此不可知為何時考之史自慎觀王四年齊敗魏趙觀津軍二十六武靈九年是後趙伐齊則有之

惠文之世而不聞齊伐趙也所謂強齊當是指閔王蘇秦約從擯秦不久而解趙雖強非秦敵不得所欲

之言不能無輕重矣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

不可得猶言不可知也

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

不可復得

歸也意者相國以罪亡梁歟正曰無考

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

君字誤正

曰相國稱君

自是之後眾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

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

迎容面之有顧則反

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

因避

補曰句

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

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

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

元作生補曰沈云生

首尾照應

此數句文類
通字

一作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

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

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補曰郎中官不獨秦魏牟曰為

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虧猶損而王必待工而後乃

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所與治國之人或非也社稷為虛戾補曰

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趙岐曰艾

且王之先帝帝王皇人君之尊稱此與駕犀首駕

與秦角逐角有鬪爭意秦當時避元作適其鋒今王憧憧往來

不絕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輦也

輦車旁也以輦喻故云補曰詩猗重較今猗隱綺反注依也此猗雖不同然義亦當與輦通

或謂建信君君補補曰當有缺字或曰君字之所以事王者色

也葺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葺趙人名色老而衰智老而多

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柰

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音疲乘驥而御之不倦而

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不與之分治御獨斷之勢以

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言探候其事則葺之事

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不暇悉言於上君因言主而重責之葺之

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言探候其事則葺之事

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不暇悉言於上君因言主而重責之葺之

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言探候其事則葺之事

軸令折矣

不勝多事之任

建信君再拜命入言於王厚任葺

以事而

元作能

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走矣

彪謂奸人之不可知

甚矣智知所無柰何彼厚任以事葺以為不世之遇矣彈力畢慮恐不給焉而不知建信之困之也故國有姦人賢智之得全者寡矣

苦成常

元作帝未詳

謂建信君曰天下公從

公猶同補曰一本公作合

而獨以趙惡秦

言從者皆惡秦也而世獨言趙

何也魏殺呂遼

元作遺從

而天下交之

天下惡秦秦重遼故殺遼而諸國交之然則秦惡魏深矣補曰交下當有

缺字即上章衛兵之事

今收河間

不封文信正曰不常欲攻於趙以廣河間趙欲收河間於

是與殺呂遼何以異

文信亦秦所重今不與也秦必惡趙

君唯飾

元作釋

虛

偽文信侯

虛與之

猶且知之也

如是秦猶知其不善已况

收河間乎正曰一本侯作疾亦難通疑侯字當在文信下殺亂上文從偽字可意明

從而有功

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收河間何益也

正曰君唯

師虛偽謂合從之國虛偽難信君獨釋而不合則文信侯猶且知之也上言天下合從獨以趙惡秦故此言文信侯知趙之不合猶可以免攻也補曰從皆之恭反

希寫

趙人

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

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

使為丞相官屬

爵五大夫

補曰秦武

王二年初置丞相秦爵五大夫第九劉昭曰軍更也據此策則不特秦官趙亦有之戰國改置遞相效也

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

言已待之厚彼不宜無禮

希寫

曰臣以為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勃然曰足

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

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可伺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

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拘於羑里而武王霸

於王門項羽紀成阜北門注卒斬紂之頭而懸於太

白者名旗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

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魏虺音介元作翫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用機

而得虎獸怒決蹠而去蹠獸足稱虎之情非不愛

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
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

言王且以愛國故去之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趙人曰夫秦之攻趙

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兵趙兵內應者必有大臣欲

衡者耳衡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群臣而訪之贊者

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補曰

謂趙王曰王之先帝駕屏首駟馬服今王乃輦建信君則在孝成之時明矣建信始欲合從今先言橫為爾召兵罪不容誅然以嬖幸小人委國聽之罪在王爾大事記謂幸成雖有上黨將趙括之失猶能用願

牧以持國李伯之事猶能駕御豪傑愚觀其時秦兵日三疆宇日感客所謂賊在內者切中其病未有內治而國不強者也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

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饋餽同方食而祭不墮失七節

異矣正曰大事記不驚故食不墮也愚謂墮祭食猶放下也見儀禮墮許規反無幾何告者

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伯之言齊舉兵擊燕

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

已合臣請要其敝兩國戰必有一疲而地可多割自

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為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

實元作寶即下致地而臣竊惟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窮猶

困也困於不得見群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

重猶難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非若則

交有所偏者也言賣趙與諸國為私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

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王畏懼之必行其說補曰姚本

云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

愚按此文為是 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

一篇只用幾語助交換伸駁如許史記最長此法

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
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

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未效之前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

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故重王燕韓

補魏自以無齊故重王趙得齊故四國無齊今王無齊獨安能

無重天下猶四國重趙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

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

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

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補曰能卑者才能卑下也○此策時

不可考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効地趙因賤趙莊齊明

為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之合也故効地今聞趙莊賤

張勲貴勲蓋敗從者齊必不効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

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其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

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柱國楚官蓋趙亦有曰臣請為卿刺之客

若死客謂章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疑其殺章欲以專事建信君

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敵以

章故建信交之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為廬陵君

孝成母弟見趙記

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

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

言吾以為重事者恐無燕秦也

對曰秦王

昭

以虞卿為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

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

吾非為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為

燕也行逐愛弟

行所

又無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

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

交兩手

挽

元作免

首

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

詳未

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

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

倍言其非其師

交淺而言深是

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

庸說也

言之常者人所同稱非心師

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

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

席設

而廕庇桑

桑之能庇人者於下

取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

而受三公

補曰伊尹負鼎俎于湯孟子集註所謂戰

國時有為此說者指此說苑堯舜相見不

遠桑陰亦此類姚氏云天下傳劉去傳字

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

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

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此忌初見之談也應在平原謂馮忌之上然亦

得為此史本其初言之故因舊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

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補曰一對本相馬對

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

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

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

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

此段文與魏牟同不若牟之簡而益工但末三句言自是奇傑

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

天下舉錯非也舉置也育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

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

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外禳同桑中有蠹則外禳如人之癰正

之間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

子也優饒也言愛之甚一曰倡補曰一本此皆能乘

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

臣為之在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說

曰桑中有蠹以膏夜流於外如癰潰然姚云曾割並作桑雍下同

便辟左右之近者。孺子見秦齊策

臣為之在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

訓月照天下食於詹諸補曰朱子云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食又謂蛙兔桂樹之說其惑久矣然策政以此為喻姚注云東坡本日月彫暉**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此三士其言若出一口所謂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者與至於此章肆直而慈惠尤可喜可愛有國有家者宜宜之座右

悼襄王

孝成子元年補曰名偃始皇三年丁巳

秦召春平侯

及平都皆趙人正曰徐廣引年表云太子從質秦歸正義云太子即春平君也

因留之泄

元作世

釣

秦人

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

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

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

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

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趙記二年有

幽王

悼襄子元年補曰名遷史作幽繆王始皇十二年丙寅

文信侯出走

始皇十年免相就國十二年徙蜀飲酖死

與司空馬

不常史也

趙

補曰與字疑行

趙以為守相

守假官也馬為之

秦下甲而攻趙司

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

秦官屬少府

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

之戰

設者無其事施陳為之

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

內惡以下再
度秦之詞

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

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

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日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

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

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因非正為之猶秦王謂陳軫以其餘為寡人計

也正曰高注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

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秦雖說於得地趙猶有守

之者秦所患也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患於有守有救則其受之不得不急

秦受地而卻元作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

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趙亡則五國諸侯必懼懼而

相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為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

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

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

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

以亡矣願卿更計更猶易補曰王之言是馬之計非更如字可司空馬曰

臣少為秦刀筆謂為尚書也筆以書札刀削其不當者以官長而守小

吏其官之長任之為吏未嘗為兵為猶治也臣元作

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與秦趙王不能將不用馬司

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

請猶乞骸骨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列女傳有趙津吏蓋此官

也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

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元作勿用趙必亡平原令曰

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牧期

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

以曲合於趙王曲不正也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

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惡

王令人代使趙葱顏聚代牧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列其罪曰

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上趙王壽而捍匕首

刃名蓋其首如匕漢鹽鐵論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

不就者尺八七首不足恃也捍衛也誣其以七首自

衛如欲刺王然補曰姚本注捍劉一作捍按李善注文選引此說文捍兩手擊也希買反七短劍也補履

反捍捍衛七首也當死武安君曰緹牧名補曰此因高注緹子活反說文結也病

鉤短偃如鉤正曰病鉤即所謂臂短也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

起居問王起居也不及地為不敬恐懼死罪於前不敬者其罪死故以死懼故使

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緹請以出示出之袖

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捆捆就也蓋為木接手可以就地因以舉身也集韻捆門搬

也又極拊也與揮同音窠犁轅也疑此木類此故名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

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

面再拜賜死拜賜死縮劍將自誅縮當作楯集韻引也抽也乃曰

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元作遇補曰姚氏云劉作過司馬門宮門趨

甚疾此言牧之知禮也而史言牧不受命捕得斬之不知遷舍此何所聞而云乎補曰大事記牧之

恭如此傳乃謂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斬之非也使不受命韓倉安得不數之豈非因廉頗不受代事

而誤載乎愚出諺元作門也諺別右舉劍將自誅

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徵猶驗也口銜劍不自知其可死即

柱以為驗也正曰銜劍於口因柱以自刺驗其手之不能及也武安君死五月趙亡

此七年誅牧八年邯鄲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補

為秦補曰終上文之日

趙亡不係司空馬之去故於李牧之死事猶詳末歸重司空馬者蓋結法也

一本曰嗟嗟乎嗟亦司空馬又以謂元作司空馬逐

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

國亡者補曰一本非無賢人不能用也元在秦策彪謂從橫之說

皆有所偏而從人欲合六弱以攻一強其勢若可為也患諸侯之不一耳使諸侯而明於事變不惑小利

不修小怨併力合慮而西雖不可以大有為其於感秦有餘惜乎當時不知此也自蘇秦死從終不堅秦

兵四出諸侯挫於走北其氣奪矣司空馬欲以此時割趙之半說秦而反其兵因以復合天下之從豈不

謬哉夫以全趙猶惴惴不自保安能守半趙以自存乎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雖得半趙不盡不止而何以

說之諸侯勢去自春申不能從以難秦司空馬獨能之乎故趙幽之亡罪在用韓倉而殺李牧無與司空

馬平原令非篤論也補曰秦策秦王資垣弱以金北遊燕趙而殺李牧史稱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

遊燕趙而殺李牧史稱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

反間而殺牧而廉頗傳穢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使
毀頗張釋之傳云趙用李牧幾霸合趙王遷立其母
倡也遷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列女傳云趙悼后者邯
鄲倡女前嫁亂一宗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娶之
李牧諫云云不聽後生子遷立為幽閔王后通於春
平侯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牧趙亡後大夫
怨倡后之譖入子喜殺李牧乃殺倡后滅其家諸說
皆可互考但史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以為牧恐郭
開韓倉亦有差誤耳○三
請為其為必為之為去聲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元作御之李牧數

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

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

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最史作聚編曰一本葱作思

注一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元作三月王翦因急

擊大破趙殺趙軍補曰史作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最遂

滅趙牧傳有

戰國策

卷第六

戰國策卷第六

終



